

赵恺两卷集

散文卷

木 笛

1979—2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恺两卷集

散文卷

木 笛

1979—2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恺两卷集·木笛/赵恺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ISBN 7-02-005842-6

I. 木…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626 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李 博

赵恺两卷集·木笛

Zhao Kai Liang Juan Ji Mu Di

赵 恺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4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5842-6

定价:29.00 元

题 记

到那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时,惟一依存在你心中的将仅仅只有诗情,而不再是对于时代、政治、风俗以及世俗褒贬的记忆。作为作家能从诗情中领悟人生真谛的全部,还有什么值得遗憾呢?尘世的时间交给丧钟,大自然的时间却是由动物和植物一代一代的坚忍繁衍,和由欢乐之中再生出的欢乐来计量的。

——〔美〕爱默生



惜墨如血

——我的写作宪法

目 录

诗雕	1
披萨饼	50
散步人生	52
我的大学	54
最后一课	58
天鹅之翼	64
行进的象	67
大象之死	68
漂母墓记	70
铁山寺记	72
荷花荡记	76
柳树湾记	80
五岛湖记	84
明祖陵记	86
壶口石	88
虎头潮	89
紫砂壶	90
蝥蝥	92
鸽子	94
听鸟	96
聊书	98

绝响.....	102
说茶.....	104
梆声.....	106
田埂.....	107
峡谷.....	109
银杏.....	110
席桥.....	113
缅玉弥勒.....	116
词语.....	124
渴望天空.....	125
泥土.....	127
鹊窝.....	130
退隐.....	132
船从堂中过	135
金湖水上行	138
稽庄.....	141
枯枝牡丹.....	143
孟城驿.....	145
藏刀.....	146
伞.....	147
红烛.....	148
虎齿.....	149
难得浮生似白鸥	151
湖草.....	156
青铜铸造的公民	158
鹰巢.....	164
离骚.....	175

雨打黄山·····	185
洪泽六记·····	192
金湖六记·····	198
北行九记·····	203
天目湖记·····	207
连云石记·····	212
苏北有座抗日山·····	215
珍藏·····	218
关于《第五十七个黎明》和《我爱》·····	220
膝下有金·····	222
敬畏孩子·····	226
门·····	229
桃花木桌·····	231
新诗当俯身捧起故园热土·····	233
燃烧树·····	238
天阶·····	240
野生植物·····	242
蛙皮·····	244
草原的律动·····	246
大珠小珠落玉盘·····	248
耳朵·····	251
烙铁·····	252
门槛·····	256
台湾记行·····	258
叶落蒙马特·····	265
失乐园·····	268
走溪口·····	272

酒都赋·····	276
两把手枪·····	286
依然青铜·····	288
又见梅花·····	299
针线绵绵·····	301
纪念杨荫榆君 ·····	304
我的手掌紧贴在雨果的墓碑上 ·····	307
波兰笔记·····	309
老邮差·····	314
一粒糖果·····	315
石头在歌唱 ·····	317
战俘·····	319
茶丐·····	321
木笛(一)·····	328
木笛(二)·····	332
木笛(三)·····	335
两座坟墓·····	338
沙雕·····	342
白玉鹑·····	346
倾听·····	354
白玉雕像·····	359
归山·····	374
手冢·····	382
高二爸·····	388
家信·····	395
一僧·····	398
虎皮石·····	404

钢盔.....	410
断指僧.....	416
马克.....	422
军刀.....	424
红狐狸.....	427
太极石.....	432
小木屋.....	445
后记：梦为什么是圆的	454

诗 雕

序 言

这部篇什的写作，全然由于一个遥远的动因。

洪泽湖南岸有一座叫做盱山的石山，石山脚下有一座颇具规模的采石场。这座采石场出产的石头温润晶莹，洁白如玉，深得雕塑家和建筑师的青睐。十多年前的一天，我们的渔船正贴着湖岸荡桨前行，临近盱山，只听岸之近处传来一片琴键般的锤凿声。弃舟登岸，穿过苇荡，穿过林莽，雷电轰击一般我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一二百位石工开掘金矿似的在这里开掘石矿，他们分散于山坡，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专注迷醉中。一位苍颜皓首的老石工的作品是一尊石柱，直径大约两米，高度大约三十米，它突兀粗砺地矗立湖岸，仿佛一尊刚刚从血肉母体中剥离出来的大地之骨骼。风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浪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太阳从不同角度雕塑老石工，老石工则从不同角度雕塑岁月。不疾不缓，不屈不挠，叮咚！叮咚！叮咚……金石之声韵像是寻觅，更像是等待——大地的骨骼在寻觅和等待什么呢？

叮咚声中，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神秘、悲壮且又不无伤感的题目：诗雕。之后，思绪便跟随锤凿的呼唤走向记忆之源。

毋庸讳言，一切回首的本质都是诀别。少年梦幻似锦，青年踌躇满志，中年如日中天。只有到了老年，心平了，气静了，才懂得回

首往事。“回眸一笑百媚生”？未必，只怕倒是欲笑不能甚至欲哭无泪的多一些呢。于是惋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于是感慨：悟以往不谏，知来者可追。其实，悲哀往往不在“少壮不努力”上，而当你明白“来者可追”的时候，又已经欲追不能了——人类命运就是这样深陷在一个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圈里。

自述文字是俯伏在地狱门槛上写作的，它的意义就好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在走过的沼泽里栽插树枝。置身地狱门前的作者面对两个检验：一个记忆的检验，一个诚实的检验。

人的记忆总是有限的，更何况没有积累书信，未能保存日记。这也好，就仿佛个人储蓄，在通货膨胀中受损的只能是纸币，金子永远保值。

我们这一代人是童话故事《狼来了》作为启蒙和信条的。说真话本应和饭前洗手、走路靠右一样自然平常。时到如今，文学的说真话竟然需要巴金、冰心这样的世纪老人痛心疾首地振臂高呼了。无论假话如何好似假货一般汹涌泛滥，我依然坚信：正如种子播撒在大地上的声音永远假冒不了，雷电轰鸣在天空中的声音永远假冒不了一样，锤凿击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也永远假冒不了。总会有不愿说、不能说、不宜说的话。不愿说的可以不说，比如一方草坪，给它围上一圈栅栏。这方草坪，雷电可以烧灼，暴雨可以冲刷，冰雪可以覆盖，野兔可以驱驰，鸟雀可以盘桓，昆虫可以穴居，惟独禁止人的践踏。对于心灵，筑起栅栏就是宗庙，拆除栅栏不就成了舞厅？不能说、不宜说的宁可不说以保留沉默的权利。因为呐喊是一种尊严，沉默也是一种尊严。

上篇 纤

一首歌谣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每当提起故乡，总会唤起我对于一幅绘画的记忆。五十年代，四川画

家吴凡创作过一幅题名《蒲公英》的水印木刻。画的是一个扎着牛角辫子的小姑娘在吹蒲公英。手举着，头仰着，腮鼓着，嘴噘着，吹得那降落伞般的花朵默默无语地飞向遥远迷蒙。吴凡的刻刀在我心灵中划出深深痕迹，他的蒲公英已经成为命运的本体象征。从某种意义说，我却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祖籍山东，出生重庆，少年南京，之后，就歌哭血泪于苍茫浩渺的洪泽湖畔——我的蒲公英之根究竟在哪里？

人之初属于川江山城。童年无大事，无非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泪一笑、一横一竖而已。童年又无小事，小事对于孩子就是大事。更何况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时代的折光，它们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感情定位和事业走向。孩提时居住的市民医院坐落在七星岗近边。七星岗是一条接近四十五度的漫长斜坡，那种感觉，就像是冬季奥运会的高山雪道。就是这条纤柔飘逸的“雪道”，把巍巍山城的两个层面连成为一个整体。人力车下坡是神奇壮美的景观：车夫双臂夹住两根细长的车杠凌空而起，仿佛体操运动员的竞技表演。或收腿、或伸臂，微妙地调整着力臂以保持平衡，让车轮溪水一般款款滑下。也有足尖触地的时候，只轻轻一擦，像蜻蜓点水。两路口有座跳伞塔，巨塔伸出四条塔臂，一条塔臂举着一个降落伞，像大树上长出彩色蘑菇。蓝天下，白云间，一朵蘑菇飞下来，两朵蘑菇飞下来，三朵蘑菇飞下来……朵朵蘑菇落在沙床上，长成蓝天的梦。儿童节是4月4日，那天，公共汽车免费，电影院免费。记不清是哪一个4月4日了，那天，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我尽兴坐了大半天车，尽兴浏览了山城景致。傍晚看电影，美国五彩片《人猿泰山》。当孔武剽悍的泰山攀着藤蔓鹰隼一般穿梭游弋在巍巍森林里的时侯，一个孩子哪里懂得祖国的头顶上，正鹰隼一般穿梭游弋着日本的飞机。经常看到日本飞机，高高地，远远地，好奇而朦胧。等到看清机翼上那一轮红太阳的时候，就已经一切都晚了：我的父亲死于日本大轰炸。父亲是

安丘人，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罹难时才二十八岁。对于这颗炸弹，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人生的第一轮太阳，
悬挂在日本飞机的翅膀上。
一轮冰冷的太阳，
一轮滴血的太阳，
它的重量就是仇恨的重量……

日本炸弹是我的启蒙教科书，它教给我人生的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经典意义的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这颗炸弹是我悲剧人生的感情定位。母亲是一名护士，微薄的薪水，繁重的工作，让她如何抚养五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于是我进了孤儿院。三个细节构成我对孤儿院的永恒记忆，那就是饭里的沙子、床上的臭虫和脚边的蛇。号外似雪，锣鼓如雷，潜潜泪雨浮起一座山城——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就是这样胜利了？而胜利带给母亲的，就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座还没有来得及长出青草的坟茔？我们是怎样离别重庆的哟：汽笛鸣响，锚链拉起，母亲兀自俯身栏杆嚶嚶哭泣起来。母亲哭，我们也哭。遥望山城，山城仿佛一座孤坟兀立夜空。满山灯火是莹莹的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那时我哪里知道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千古绝唱呢？在三峡，我第一次看见纤夫。与江风抗争，与激流抗争，与旋涡抗争，俯身在磔磔石岸上，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他们纹丝不动，仿佛支支钢钎钉进石板里。肩胛浑如青铜，纤绳深深陷进血肉，仿佛岁月在青铜上磨出的凹槽。哟嗬——哟嗬——哟嗬……波涛从大地深处推出悲壮凄凉的川江号子，号子声中我想，如果我有一根纤绳，我是纤夫吗？

从此，那哟嗬、哟嗬的川江号子就生死相依地召唤在我命运的近旁。

母亲把我和弟弟托付给姨母，只身去了香港，而后又去了美国——她是一个坚毅好强的女性，深知护士的微贱贫苦，决心攻读学业要做一名医生。分别是在浦口江边。仿佛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十岁的我抱紧母亲不停地哭。我哭，母亲也哭，她哭着重复一句话：“再哭妈妈就不回来了，再哭妈妈就不回来了……”母亲自己也不会料到，她的话竟然成为一句酷烈的谶语。母亲的出走给我带来永恒的感情空白，以致使“妈妈”这个为全世界的孩子所共有的词汇成为我此生使用频率最低的词汇。失去泪水的面颊，失去树木的荒原，失去太阳的天空，失去桅杆的大海，失去韵脚的诗行哟。如果说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情结，属于我的那个理不清、剪不断、解不开、放不下、挣不脱、砸不烂的，不正是萌芽在日本弹坑近边的“寻母情结”？

历史也有空白，比如国民党溃逃和解放军进城之间的 1949 年 4 月 22 日。那一天实际是南京大抢劫，我是那次大抢劫的目击者。行政院的大钟被拆下、轿车被开走，童子军总会两人合抱的木柱被锯倒，首都汽车公司的红色车辆和江南汽车公司的蓝色车辆被开走。人声鼎沸、足迹杂沓之所在的，是市民抢粮店。便于移动的是面粉，或一人一两袋，或一人三五袋，扛上肩头便噤噤地跑。扛不动的则跟在扛得动的后边，他们一手持刀在面袋上戳洞，一手持袋在后面等漏，一时间纷纷扬扬遍地洁白，仿佛落下一场三月雪。第二天上午在新街口迎接解放军进城，虽然是自发的迎接，无人组织亦并不紊乱。大约九点多钟，第一批入城部队从鼓楼方向走来。灰军装，灰绑腿，黑布鞋，神色平和宁静，眉宇间兴奋伴以隐忍的疲倦。在国民党首都中心的孙中山塑像下，我和青铜一道目睹了中国历史的经典场景——解放。

邂逅文学作品时十岁，最初的读本是《寄小读者》。对于弦索它是弹拨而不是敲打，对于根须它是润泽而不是浇灌，爱无声无形但具有穿透力。在人类心理分贝表上，母子之间的呢喃絮语，不是

要比一个炮团的轰鸣强大得多?《寄小读者》的美学启示正是爱的博大和叙述的真诚。《寄小读者》是我与文学的脐带,冰心是我的精神之母。1950年初夏,两个陌生人进到我们大院子里问讯:“你们这里有个赵恺吗?”正和小友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我起身作答:“我就是呀。”来人顿感气愤:“怎么这么调皮?”于是小友认真作证:“不骗你,他就是。”意外之后他们告诉我,我的一篇散文将被刊载,他们是《新华日报》的编辑。当时我住在新街口西侧的沈举人巷,距离报社仅一箭之遥。我此生第一篇文章是在《新华日报》发表的,那年十二岁,刚刚考取中学。随着阅历的积累日益相信命运了——几十年之后,我的作品又陆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这难道不是一种缘分?

五台山小学在五台山下。当时五台山头是童子军总会,如今体育场之所在的一座荒凉峡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懂哲学的孩子满坡逮蚰蚰。石缝蚰蚰刚毅,土洞蚰蚰柔顺,棺材头蚰蚰则刚柔相济,势不可当。你往那里一站,山坡骤然沉静。俄顷,虫豸便耐不住寂寞,纷纷争相鸣唱起来,那种感觉,就像公园清晨的吊嗓子。任你小生也好,老旦也好,花脸也好,青衣也好,我们耳朵便能挑出骁勇善战者。第四中学依山傍水,校歌唱道:“乌龙潭水清又清,清凉山色笑盈盈……”可是刚刚开了一个头,曲子便唱不下去了:家境困顿,衣食无着,如何缴得起学费?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姑娘,她坚韧顽强、锲而不舍地天天上门追索,万般无奈,只得和同学挥泪诀别。真正割舍不下的,是许多小学老同学。比如和水浒英雄同名的李逵,一百米十二秒一,初中一年级就拿了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第一名。和我前后离开四中,他报考军干校被青岛海军录取,接着千里迢迢去了列宁格勒体育学院,再之后就音讯杳然了。七块钱学费实在不多,认真追索也无可责怪,怨只怨命运不济。离开四中改变了我一生——1956年是解放后高考最宽松的一年,清华大学每门平均七十六分,苏北师专二十八

分。如果在四中,高中毕业则正赶上 1956 年。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晓庄师范招生。师范何谓?不甚了了。“了”又何益?要紧的是吃饭不要钱。就这样,在燕子矶下开始了今生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校园生涯。

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先生创办于二十年代的乡村学校,曾因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封闭,直到 1950 年才得以复校。复校后的首任校长汪达之先生是抗战时期闻名遐迩的新安旅行团团长,复校不久,就奉调到教育部工作去了。汪达之先生惨死于“文化大革命”,他的灵柩葬于故乡淮安,依傍在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侧。

强将手下无弱兵,晓庄师范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我们的老师真值得我们终生为之骄傲,单单书写他们,就可以成为一部厚厚的传记。何祖熙先生毕业于上海东亚体专,全国十项全能冠军,亚运会选手,奥运会选手。解放后,他担任历届江苏省运动会的田径裁判长直至退休。我看过何老师的相册,看过一只他惜若生命的小木盒,木盒中珍藏着一枚枚运动奖牌。上何老师的课是精神陶冶:发令有金属韵,像是无需旋律的帕瓦罗蒂。动静之间则是铜像。音乐老师中,段素贞女士是印尼归侨,在雅加达学过十年键盘。她在晓庄师范教书,并在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兼课。之后,做了师范学院的教授。一天,我在琴房里练习美国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不意来了段老师。静立琴侧听我弹完,她说:“我也弹一遍好吗?”我们交换了位置,她弹,我听。天哪,同样一支曲子到了她的手下就魔幻一般注入了全新的生长基因。且不说色彩之斑斓,且不说线条之飘逸,单说蕴涵之丰富,就好像调动了一个交响乐团。修长俊逸的夏清华女士热情干练、朝气蓬勃,她的形象就是五十年代的时代形象。未婚夫是铁路员工,抗美援朝过鸭绿江,我们欢迎他来作赴朝报告,就像欢迎国家元首。夏老师自己呢?她勤奋刻苦练钢琴,决心投考中央音乐学院。常弹的曲目是《牧童短笛》。直到今天我还能熟练完整背诵的旋律,就是从她指间听来